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五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
盡己巳元文宗天曆二年 凡十八年

仁宗皇帝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

秩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

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夏四

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阿散為左丞相張驢為

平章政事○六月朔日食○勅左右勿僥倖乞

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

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又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關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秋七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赦啓倖長奸之弊。

○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帝欲以伶人曹

咬住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二年春二月。鐵木迭兒罷。以禿忽魯為右丞相。

○立皇后弘吉刺氏。○禁出東井。

丞相禿忽魯言。頻年亢旱。

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變理不職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賣緣特旨。濫授官爵。微政宣微。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為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曰。可。夏四月。

帝如上都。○五月。以烏伯都刺為平章政事。○

六月。京師地再震。○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

孔子廟庭○河決

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漂民田廬。

秋八月。

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

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

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京師大旱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

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森林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

西僧以作佛事。疎放罪囚。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贖緣。以免實素典常。必欲脩政。以答天譴。夫豈

有先於此者哉

甲寅

延祐元年。春正月。詔求遺逸○二月。禿忽魯罷

以阿散為右丞相。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此奉詔。漢人

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三

月。帝如上都○夏六月。勅自今官者勿得授文

階○秋八月。帝還大都○地震

冀寧。汴梁。及武安。沙縣。壞官民

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阿散

為左丞相

先是阿散自言其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

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阿散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詔吏坐

贓罪者黥其面○十二月。復以李孟為平章政

事○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

車服等第。惟蒙古及快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

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

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

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

民田

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

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

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

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並遵

舊制

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

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

出身有差

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

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張驢罷

驢謂告歸江南。奪民田。中丞楊朵兒只劾之。罷

為江浙平章政事

夏四月朔日食○帝如上都○五月

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

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

爾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江西湖廣

饑。○秋七月。畿內大雨。水。○贛州民蔡五九兵

起擒斬之。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匪馬丁在江西。酷

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

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

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八月。帝還大都

詔遣張驢討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鐵木迭兒所忌。冬。十

月。以郭貫為參知政事。貫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

東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

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以為

參知政事。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丞相阿散等。以星變

政事。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丞相阿散等。以星變

行。宣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立

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立

武宗子和世珠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

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珠。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

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

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微寵。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請王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

雲南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方警贛

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

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三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為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與

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憚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

謝病禁方春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太史令郭守敬卒

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王禕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

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夏五月以伯鐵木

兒蕭拜住並為平章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

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十一月周王和世

後世此屬歟歟何也復厚賜之

球逃居漠北和世球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

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章搭察兒西

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珠。乃走至金山西北。集諸王。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為皇

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三月。帝如上都。

○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五月。以赤因鐵木兒阿卜海牙並為平章政事。○

六月。鐵木迭兒罷。以阿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

再入相。

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貪食。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以烏伯都剌復為平章政事。

○秋七月。李孟罷。以王毅為平章政事。○賜衛

士錢帛。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

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八月。帝還

大都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

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

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

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

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

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

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九月。以伯荅沙

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初。阿散奏事畢。帝問

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

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

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

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

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

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荅沙為右丞相。阿

散仍左。嶺北地震三日

五年。春正月。賜買住爵魯國公。買住由湖廣平章

大司農。未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

戊午

禮部鑄太尉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諸

史冊。貽笑將來。二月朔。日食。○寫金字佛經。共糜

宜令革去。從之。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

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

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

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

滋甚。較之大德。夏四月。以千奴史弼並為平章政

又不知幾倍矣。

事○帝如上都○六月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

誅時衛王阿朮哥。敗高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誅台曰。阿朮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朮哥。至大都。竝時而發行。秋八月帝還大都

次利津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冬十一月增

○九月以亦列赤為平章政事○冬十一月增

江南茶稅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

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

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勅以二十五萬錠

為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

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

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

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帝如上都○以

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

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

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官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

后之故。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六月山東淮南

諸路大水○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詔

太子參決朝政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

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

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

通鑑綱目卷之...

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廟號仁宗國語稱曰普顏篤皇帝帝天性恭儉

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伯荅沙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罷○太后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帝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

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乞失監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失烈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子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二月太子以黑驢

趙世榮並為平章政事○籍江南冒為白雲僧

者為民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

受司空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人贓賄鉅萬至是

始正其罪籍其冒鐵木迭兒殺前中書平章政事

度為僧者復為民鐵木迭兒殺前中書平章政事

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初鐵木迭兒以蕭拜住及朵兒只攻其姦

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

朵兒只曰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朵兒只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

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仇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三衆皆危之。鐵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三

月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

后為皇太后。加鐵木迭兒太師。尋詔中外毋沮議之。鐵木

迭兒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

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矣。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

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讒搆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什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欲

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以拜住為平章政事。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

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邪。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

使。擢拜平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近臣獻七寶帶。

却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殺上都留守賀勝。鐵木迭兒怨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

籍其家。阿散罷。出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為左丞相。乃刺

忽塔失海牙並平章政事。平章政事黑驢御

史大夫禿禿哈等謀逆伏誅

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

要東木妻亦列失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矣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以鐵木兒脫為平章政事○六

月以康里脫脫為御史大夫○詔免沙門繇役

○秋七月乃刺忽罷以廉恂為平章政事○八

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鐵

木迭兒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鐵木迭兒更以他冬十月帝事罔上繫之于獄逼令自裁世延終無所屈

還大都○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

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獻款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從觀百河南饑帝問其故羣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詔害存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真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

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熬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
中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
三十餘年每值元夕問問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
之嚴遠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
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二月殺
不敢言即罪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時勅建西山佛寺甚西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

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與上章極諫帝怒殺三月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流奴兒干地

帝如上都
帝以察罕腦兒行官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

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以鐵失為御史大夫領**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帖

睦爾于瓊州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竅骨肉諸王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

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六月**

朔日食
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以**

只兒哈郎為平章政事
渾河溢**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

時大雨水滹沱河及巨馬河俱溢**秋九月帝還大都**
先是駐驛與

請還上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冬十**

一月命鐵失領左右阿速衛
十二月立皇后

亦啓烈氏
作壽安山寺佛像
置中瑞司領之冶銅五十萬斤

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二年春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二

月。以欽察實問。並為平章政事。○禁捕駕鸞。違

者籍其家。○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

半。以旱澇民饑故也。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鐵木迭

兒卒。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

不悅其所為。乃任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

疎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于

范陽。將復莅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太皇太后弘

吉刺氏崩。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

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拜住

為右丞相。鐵木迭兒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十一月朔。日

食。○十二月。復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

省事。吳澄為翰林直學士。時約等以年老致事。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

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極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

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為集賢直學

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罷上都諸路金銀冶上

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雲州。與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出趙世。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延于獄。世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為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

亡百日不出。二月。頒行大元通制。時法制不一。有則釋待對者。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

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

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命鐵失振舉臺綱。帝嘗謂臺臣曰。朕

而卒不果行。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

後勅寫金字藏經。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為序。澄

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為善

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

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詔

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鐵木迭兒既死。罪惡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逆顯戮。死有餘辜。乃命大風

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賞大風。拔木。行宮木二千餘株。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羣

臣曰。世

皇建此宮室。至朕而廢。則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練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秋七月。詔減海運

糧。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

兒所增江。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弒帝于南

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

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

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

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驛南坡。是

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

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

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懼手

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堅皇

帝。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

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誦邪。

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

也。嘗謂宰相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

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

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

於刑戮。奸黨畏。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

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

也。孫鐵木兒。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剌長子。襲封晉王。敕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

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

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

王邸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
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
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
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
王命因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
至。帝遇弒。諸王按榜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
來迎。晉王遂立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

沙為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冬十月。鐵

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

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
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
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
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

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以烏伯都刺為平章
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政事。○十一月。帝至大都。○詔雪楊朵兒只蕭

拜住賀勝等冤。御史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
只蕭。蕭拜住。賀勝。伯顏。觀音保。鎖咬兒。

哈的迷失。點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
弼。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追尊

考晉王為皇帝。母弘吉刺氏為皇后。廟號盜竊

太廟神主。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
莊懿慈聖皇后金主。為盜所竊。太常博士

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
室。不從。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
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
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流諸王月

魯鐵木兒等于邊地月魯鐵木兒雲南按梯不花

元魯思不花海島封買奴為泰寧王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

王買奴逃赴階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

管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投黨逆者惟有買奴

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以倒刺沙為左丞

縣五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相賜旭邁傑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定皇帝泰定元年春正月以乃蠻台為平章

政事○召圖帖睦爾于瓊州○二月開經筵浙江

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

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

忽都魯都兒迷失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主結

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八不罕氏○五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

○夏四月帝如上都○大風地震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

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自大都至以其與樞密院御

史臺翰林集賢院等官集議來上言鐵木迭兒與鐵失

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

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資緣再入宿

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

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

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居鎮遼東

因國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

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

綱從此不振况今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

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矯制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冤。三年不雨。宜仍付刑曹。鞠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徵福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脩舉。餘悉減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大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兒專恣。鐵矢構

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所賜勛戚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為。秋八月。帝還大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都 ○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為梁王。○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是歲水旱蝗。

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三

月帝如上都○夏四月革大臣兼領軍務參知政事

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五月河

溢汴梁○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倒刺沙

罷為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為左丞相○十二

月以塔失鐵木兒為右丞相

三年春二月以察乃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

○夏四月畿內河北山東饑初張珪歸省保定帝思見之召還問曰鄉

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十

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合至不能

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

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

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秋七月帝還

大都○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

千人築之。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況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復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十二月。赦。時倒刺沙當國與平章烏伯都刺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真。及擢

用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儆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祿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賍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眾聞本言。相視嘆息。明日宣詔。本遂稱疾不出。

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首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

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帝如上都

○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旱蝗。民饑。○秋八

月。山崩地震。通漕縣山崩。礪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與元。成都

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九月朔。日食。○閏月。帝還大都。○冬

十二月。蔡公張珪卒。

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睦爾天曆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命

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等居守。○徙懷王圖帖

睦爾于江陵。○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塔失鐵木兒。倒刺沙。請凡蒙古色。五月。以塔失鐵木兒。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見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寧夏地震。○帝崩于

上都。帝崩。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王禕

宗。惑於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

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

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

祖。孫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

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

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

歿。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八月。僉樞

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

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

江陵。初。燕帖木兒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剌等乘

二子。周王和世球。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至是。帝崩于

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

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於是燕帖木兒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其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平章政事烏伯都刺。御史臺臣鐵木哥。并左丞朵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等。皆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為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為平章。速速。為左丞。王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并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

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眾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顏殺參知

政事脫不臺

初明里董阿至河南以密謀告伯顏伯顏從之遂殺其僚屬曲烈等而勒兵以

侯參知政事脫不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伯顏不從是夜脫不臺手刃欲殺之伯顏覺遂拔劍殺脫不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圖帖睦爾發江陵遣使以伯顏為河南左丞相燕帖木兒遣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

屯古北口○諸王滿禿等謀叛附于燕帖木兒

伏誅

諸王滿禿阿馬刺台闊闊出平章買闡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遣

事覺悉誅之

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遣

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

帖木兒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

以明里董

阿闊闊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九月圖帖睦爾殺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流

左丞朶朶等于遠州○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兵

由遼東入遷民鎮○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

燕帖木兒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大赦。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右丞相。知樞密院。加伯顏太尉。梁王王禪等。兵入居庸關。與燕帖木兒戰。不利。初。王禪等兵次榆林。燕帖木兒將兵拒之。遣撒敦帖睦爾復令燕帖木兒禦遼東兵。次薊州。王禪等兵遂破居庸關。燕帖木兒聞之。倍道還軍。逆戰於榆河之北。王禪兵復不利。還至紅橋。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王禪再戰。再北。遂率餘眾遁還。靖安王闊不花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闊不花等將陝西

之。遂克閩鄉陝州。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走。帖木哥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河南大震。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兵

破通州。遂趨京師。燕帖木兒拒之。引還。先帖木兒及諸

王也先帖木兒軍破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急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敗沒。死者蔽野。餘兵皆潰而還。

諸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守關軍士皆潰散。遂

兵於良鄉南。轉戰至瀘溝橋。聞冬十月。圖帖睦爾遣

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初。燕帖木兒遣人召

赤行臺御史馬扎兒台。皆不至。至是。使者頌懷王即位。詔至陝西。及甘肅。省臣臺臣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於

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欲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自當言於燕帖木兒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燕帖木兒入言之事乃止

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先是齊王

月魯帖木兒及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感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遇害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刺沙等於京師

圖帖睦爾告祭南郊○靖安王

闊不花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闊不花等

兵至鞏縣黑石渡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巨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

省臣遣使來招諭闊不花等殺其使臣十餘十一月

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

遣使迎周王和世球于漠北○圖帖睦爾殺梁

王王禪及左丞相倒刺沙等梁王王禪既遁圖帖睦爾募有能捕之者

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倒刺沙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及也先帖木兒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論謂是皆常四川平章政事囊

加台稱兵燒絕棧道囊加台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脫脫為平章前雲南廉

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寬徹等稱兵燒絕棧道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之禁自願者聽

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球稱帝于和寧之北圖帖

睦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皆歡呼鼓舞

爭先迎謁陝西大旱饑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所至成聚歲大饑人相食詔起張養浩

為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

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鈔稍昏即不用諸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

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諸庫驗數易與新鈔

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焚母者為之大慟由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福示闔府

官屬責其不能振貸二月圖帖睦爾立其妃弘吉刺氏為

皇后○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

皇后亦乞烈氏周王母唐兀氏圖帖睦爾母也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

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夏四月周王以燕帖木

兒為太師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上周王於是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

遣人聞於行在所燕帖木兒見周王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

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皆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八兒禿等為平章政事

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

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周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周

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以徹里帖木兒

為平章政事。○旱蝗民饑。河南、北、山東、兩浙饑。囊

加台降，尋殺之。圖帖睦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加台罪。

於市籍。秋七月朔日食。○西臺御史中丞張養

浩卒。養浩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畫出

民如失父母。至順間，追贈平章政事、濱國公，謚文忠。太白經天。○八月丙戌。

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廟號明宗。○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

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

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

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

后命奉皇帝寶授太子，其說不合。圖帖睦爾以伯顏

為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為平章政事。

平章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

兒脫並御

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大赦。○建

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阿榮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

潛建業。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致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躬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

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

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為免臺臣監役。詔修經世大典。勅

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冬十月。徵故中書

省臣朶朶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

○十一月。湖廣猺賊寇邊

凡二百八十餘處

十二月。以

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

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

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字本魯。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乳子之徒。天下儒人

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六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凡二十三年

文宗皇帝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

班為鄜王○以阿卜海牙為平章政事○平章

政事及亦兒只以罪免

臺臣言其紊亂銓選貪污著聞也

以伯顏

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

諭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為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丞

復置

三月雲南諸王禿堅反遣豫王阿剌忒

納失里督諸將討之

秃堅及萬戶伯忽阿禾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

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阿禾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乞住為雲南平章政事。帖木兒不花為雲南左丞。及中尚卿小云失。從阿刺忒納失里。由八番進討之。

夏四月。饑。皇

后弘吉刺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月。帝如上都。○以亦列赤為平章政事。○殺知

樞密院闕徹伯脫木兒等十二人。籍其家

闕徹

伯脫木兒。及通政使只見哈郎等。以燕帖木兒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也。的迷失脫迷以變告。按問。並棄市。籍其家。雲南宣慰使祿余等叛。附于秃堅。詔遣諸王

雲都思帖木兒會諸路兵進討之

初雲南宣慰使

秃堅之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于秃堅。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帖木兒不花被害。詔諸王雲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將作院使鎖住等二萬。與湖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有罪誅

鐵木迭兒子鎖住。觀音奴。塔野里海牙。坐怨望。造符籙咒詛。事連刑部尚書烏馬兒。前御

史大夫李羅。上都留守馬兒等。俱伏誅。

秋。閏七月。趙世延罷

御史葛

世延年。踰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燕帖木兒言。世延向自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詔加孔子父母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

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曾子
邠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
豫國公。願
洛國公。江南大水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
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

八月。帝還大都。○大寧地震。○始親祀南郊。始

服大裘衮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
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冬

十二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二位。列七十立

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太子

二年。春正月。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二月。立

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
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

各一以伯撒里為平章政事。○三月。司徒香山陳

符讖。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屨飛天曆。終是甲辰
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

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
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

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來偶就之文。以為符
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

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
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

非所以定民
志也。事遂寢。浙西水旱。諸路飢民八
十萬餘戶。夏四月。武陟

地震。逾月。阿剌忒納失里等略定雲南。引兵還

阿剌忒納失里。及各省兵十餘萬。進擒伯忽阿禾斬之。
烏蒙東川諸夷皆款服。遂復中慶路。遣使慰捷。言叛者

或誅或降。雖已畧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不反側。乞分兵鎮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五月帝

如上都。○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澄奉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

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謚文

正秋。七月。封伯顏為浚寧王。○八月。朔。日食。○

帝還大都。○江浙水。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詔皇子古

刺峇納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九月。祿余復寇

雲南。冬。十月。都元帥怯烈擊走之。祿余既竄伏。尋出收召餘黨列

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怯烈潛師擊破賊。此

殺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刺都古。彘失舉家赴海死。十獲禿堅弟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一月。朔。日食。○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刺海為

子。賜居第。資產。

三年。夏。四月。諸王月魯帖木兒謀反。伏誅。安西王阿難答

之子。月魯帖木兒。與畏兀僧王你達八的刺板的國師。必刺忒納失律。沙津愛護。持謀不軌。事覺。皆伏誅。五

月。帝如上都。○禁加封淫祠。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

淫祠。按禮經。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從之。雲南

饑。詔蠲本省田租三年。六月。嚴起復之禁。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

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
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
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
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
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
之科。合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
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
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
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
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
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
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須七月之上方許遷除。帝
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河北道廉訪使僧家奴言。自
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
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
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

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
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其應省親。匪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
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詔廷臣議行之。錄用乃亦亦。

王士熙脫歡等。○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帝

崩于上都。廟號文宗。國語稱曰札牙篤皇帝。九月。地震。○冬十月。

鄜王懿璘質班即位。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崩。
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

古思。后不從。命立王。時年甫七。以撒迪為平章政事。
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鄜王薨。廟號寧宗。○王

禘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答
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

以掩其弒兄之惡。人
心天理。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闕里吉思迎妥

懽帖睦爾于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見斯蘭率眾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

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妥懽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郈王薨。

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闕里吉思往迎之。

四年順帝元春二月。燕帖木兒死。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奉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

體羸。溺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六月。妥懽帖睦爾

即位于上都。
初。妥懽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故事。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

丞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十餘。江淮旱饑。秋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

萬餘。
后燕帖木

萬餘。
后燕帖木

萬餘。
后燕帖木

萬餘。
后燕帖木

萬餘。
后燕帖木

萬餘。
后燕帖木

萬餘。
后燕帖木

見之。女。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

薦引其鄉人龔伯燧。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冬十月。封

撒敦榮王。唐其勢龍表封太平王。○十一月。封伯

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著衣皆赤阿卜海

牙罷。以脫別台為平章政事。○三月。天雨毛。彰德

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

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水旱疫。民饑。時山東大水。浙

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夏四月。朔日食。○錄許衡後。○

帝如上都。○五月。撒敦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

命撒敦仍商量中書省事。唐其勢為左丞相。秋八月。

既而唐其勢辭不拜。遂復命撒敦為之。尋卒。

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

路旱蝗。民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帝還

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眾。帝還

大都。○冬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

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

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
母皆妻。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
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
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
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母
帝譽庶妃。堯未嘗以配譽。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
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詔舉才堪守令者。命
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為御史。詔舉才堪守令者。命
憲部官各舉才堪任
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

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
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
儻有銜繫之變。柰
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

近幸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生百。五月。帝如上都。○
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六月唐其勢反伏誅秋七月伯顏弒皇后伯牙

吾民

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
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向容郡

王答隣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見火帖木兒。帝數召
答隣答里不至。鄭王撒敦發其謀。六月晦。唐其勢伏
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官。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
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餘黨奔答里。答里即應之。
殺使者以馮旗。帝遣阿瑊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和尚
等逆戰。敗。走。見火帖木兒所。阿魯渾察執送上都。戮之。
見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
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殺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
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
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官。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

舍九月減官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官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

減冗濫。以廣仁愛之

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以阿

吉刺為平章政事

○詔罷科舉

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

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

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

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

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

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

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

重於太師邪。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

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

中賊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

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

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

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

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

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

亦且七十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

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

溫言慰解之。翌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

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請有壬曰。參政

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耻。移疾不出。詔改

元時星文。屢示徵。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

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

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十二月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唐其勢既誅。帝詔天下有

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

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

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

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

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

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

公為心。親挈大寶界子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議加禮典。至是尊以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秦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嫡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眾懼。秦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徹里帖木兒有罪免。徙南安。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遂流於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河決封丘

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邁來的為皇后。○夏。四

月。以帖木兒不花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帝還大都。○是歲水旱。

蝗饑。鄧州大霖雨三十日。湍河白河。水大溢為災。黃州

饑甚。總管王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為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三年春正月。帝畋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

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廣東朱光卿。河南捧

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廣東朱光卿。河南捧

胡等兵起。光卿。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於信陽州。破歸德。康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命河

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獲其旗幟宣勅金印。獻之時大
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
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
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捧胡皆漢人。詔漢
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
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
之。二月朔日食。○定服色器皿與馬之制。時服飾
上下無

列。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又
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
盛服及戴。○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時江浙等處饑
莖乘馬。○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三月立皇后弘吉刺氏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既
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開所

習蒙古字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民訛言采童男

女民間說言朝廷刷取童西番亂殺鎮西王党元班

處詔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罕星見凡六十有三日

十五宿秋七月武陟蝗河南武陟縣未垂熟有蝗自

而滅殺縣尹毋傷百姓俄八月京師地屢震先是京師大

有黑鷹羣飛啄食之日御河沁河渾河皆溢及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

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

御床凡六日方止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受
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
則酸醎頓變子來見我三日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克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十二月。以馬扎兒台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馬扎兒台。伯顏弟也。時議進爵為王。辭曰。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不許。趙。五姓漢人。不從。

四年夏四月。以探馬赤只兒瓦歹為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豹等物之形。五月詔

考覈郡縣官功過。命佛家閻為考功郎中。喬林為負外郎。魏宗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

官功。漳州。袁州兵起。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撈思監與戰。失利。詔

江浙平章別不花。發四省兵討之。不克。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岩縣尹。袁州人周秋。八月朔日。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死。

食○京師地震。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帝還大都。

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水深三丈。

沒民居八百餘區。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人溺死者八千餘。

盜殺河南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等。尋捕誅之。

杞縣人范孟謀不執。詐為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庶訪使完者不花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賜。俾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賜獨免。賜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詔以伯顏為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賜。以上尊。詔以伯顏為大丞相。號賜七寶玉書金符。

伯顏矯詔殺鄭王徹徹篤。

伯顏構陷鄭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

奏賊宜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

六年春二月。伯顏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

尋竄南恩州道死。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

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刺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脩。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

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俟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鉤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

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見瓦夕賚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偕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以馬扎兒台為太師右丞

相塔失海牙為太傅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為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為平章政事脫脫知樞密

院事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彗星見凡三十日京

畿大水○賜馬扎兒台爵忠王固辭許之詔封馬扎

見台為忠王。賜號荅刺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夏五月。帝如上都。

○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

于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詔

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憐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

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

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

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

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

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

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

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

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

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

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

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

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

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嬪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

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

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

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

辱中國。僮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

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

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

月。馬扎兒台罷。以脫脫為右丞相。鐵木兒不花

為左丞相。○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

林學士承旨。變

變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復行之。罷文宗增置

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變變曰。民有

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

餘悉罷之

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

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失刺幹耳。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

帝數以應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繁華。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救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

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閤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

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以鐵木兒塔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免公論。

識為平章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冬。湖廣

燕南山東兵起。時湖廣道州民蔣丙何仁甫等相繼

王。嘆峒。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湖廣行省平章鞏卜班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大饑

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

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橋引金口渾河之水

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是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三月大同饑人相食○夏四月不賞而卒以無功

帝如上都○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遼陽言者野人作亂

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

人及水達

二月鞏昌山崩

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湧人多溺死

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

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記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

如上都○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扶溝尉氏

夏四月朔日食○帝

涓川。樂陽。汜水。河。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親祀

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

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宗。十二月。以

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徵清

江處士杜本不至。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

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

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

董立。季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

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

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

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備者減

事。俱不備者降一等。○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

汴。二月。以賀惟一為平章政事。夫。故。事。臺。省。正。官。

非國姓不可。惟一固。閏月。命脫脫兼領宣政院事

辭。詔賜姓名曰太平。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三月。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五

以納麟為平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五

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為右丞相。問誰可代者。以阿

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為鄭王。阿魯圖既為相。議除

一入。屬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

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識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其為治知體如。秋七月。温州地震。海溢。○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令民入粟補官。備賑濟也。

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賣官。擲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初。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賊吏遭害。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一非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夔夔卒。初。夔夔知經筵。日勸

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秋七月。以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鞏。上班為平章政事。○河決濟陰。漂官民。廬八

月。帝還大都。○九月朔。日食。○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

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夏四月帝

如上都。○五月陝西饑。禁行酒。盜竊太廟神主。○

六月羅天麟等兵起破汀州。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

不花等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德用殺天麟。積萬來降。雲南夷死可伐作亂。○

秋七月以柔爾直班為右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柔

政及柔爾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無由中書邪。柔爾直班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

今選他人。臣實有罪。他省無與焉。帝悅。陞右丞。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

月靖州猺吳天保作亂。時湖廣猺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武岡。澆浦諸郡

縣湖廣右丞沙班率師討之。尋敗沒。天保遂有眾六萬餘。未幾廣西峒猺亦乘隙入寇。是歲河

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宗陽抑陰。不聽。阿魯圖罷。先是別見

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見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

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

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

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也。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是日大寒而風。以別見怯不

花為右丞相尋罷 ○以蓋苗為參知政事

時大

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救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以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以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夏四月。復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鐵木兒塔識為

○二月。山東地震

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

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尋罷

帝嘗問鐵木兒塔識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

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河東大旱 饑死 帝如上都

○六月。放太師馬扎兒台于西寧

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扎兒

台。詔徙西寧州。其子脫脫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尋卒。復以太平為平章政

事 ○秋九月。帝還大都 ○鐵木兒塔識卒。以及

見只為左丞相 ○冬十月。沿江兵起

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

通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賜大承天護聖寺田。以山東地十六

萬二千餘頃。十一月。以朶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

左丞相。先是朶兒只為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

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

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寒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

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

歸。足矣。卒。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以連年水旱。選

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鏞至。凡境

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

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以韓嘉訥為平章政事。

八年春正月。納麟免。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

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

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郎三

月。帝臨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帝如

上都○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秋七月。朔日

食○八月。帝還大都○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

虞集卒謚文靖。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

宋慶曆乾淳風烈冬十月。吳天保寇全道州○十一月。

台州方國珍兵起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詔

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

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

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

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

花。皆陛下深仇。伯顏賊殺親王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

其子孫兄弟。高皆仕于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

陸下。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以太不

花。忽都不花。並為平章政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

太平罷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以是薄之

九年。夏四月。以欽察台為平章政事○帝如上

都○東陽童子暴長東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嗜

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秋七月。朵兒只太平俱罷。

以脫脫為右丞相初馬扎兒台卒。太平請命脫脫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脫

脫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已也。因汝中栢
讓間。欲中傷之。是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
誣以罪。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
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遂止。太
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焉。遂還奉元。八月。以栢

顏為平章政事。○冬十月。命皇子愛猷識理達

臘習漢人文字

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歸賜為贊善。張冲

為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
傳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
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
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
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
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

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
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
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十一月朔日食。○詔削
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幹勒海壽官流韓嘉訥于奴兒干

初海壽為監察御史。劾哈麻及

其弟雪雪。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御史大夫韓嘉訥以
聞。帝不省。章三上。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乃出海
壽為陝西副使。嘉訥罷為宣政院使。尋出為浙省平章
政事。至是脫忽思皇后以其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
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嘉訥賊罪。杖流于奴兒干。以死。

十年春正月。以搠思監為平章政事。○夏四月。

赦。○帝如上都。○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大如月。震聲如

雷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朔日食。更

鈔法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

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僕諸葛相

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

眾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

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

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應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

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

利。僕指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

人為偽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

多。僕指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

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

臣可乎。僕指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

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

卯辛

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

廊廟中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

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

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

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

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

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

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十一月。夏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

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

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

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

天完主徐壽

平元年

夏四月

十一月

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數。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導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導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導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導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

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冀晉地震。半月乃止。懷孟等州。居屋壓死。帝如上都。五月朔。日食。○潁州劉

者甚衆。○五月朔。日食。○潁州劉

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

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藥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

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

見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

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見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

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皋。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

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

斬水縣及黃州路。六月。江浙行省左丞字羅帖木兒。擊方國珍。兵敗被執。秋。七月。遣大司農達識帖

木通招降之。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字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間洋。國珍夜率

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字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

農達識帖木通等至黃岩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

木通適夜過。秦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通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事乃止。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

眾。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八月。帝還大都。○詔知樞密

院事也。先帖木兒督兵擊劉福通。時福通兵勢日盛。脫脫乃奏以

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衢州雨黍。

民多取食之。徐壽輝稱帝於斬水。壽輝據斬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

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見于婁胃。昂畢之間。以朶爾直班為

平章政事。朶爾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

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脫意。時脫

脫倚任汝中相。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朵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屬。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威順王

寬徹普化等棄城走。二月破江州。總管李黼死

之。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國武昌。威順王及

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壽輝既破武昌。遂南攻九

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

聚木石於險處。遇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

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

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命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

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

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

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

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

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

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母殺百

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間之。哭聲

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于賊。以月魯不花為

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平章政事。○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見汝

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

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

日掠良民為盜。以徽賞。由是民益恟。三月。徐壽輝兵

破袁瑞饒信徽等州。○詔省臺官兼用南人。世

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台州路達魯

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花赤秦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

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

往來議降秦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

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秦不華瞑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

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隴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

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

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徐壽輝破吉安路鄉民羅明遠命各

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夏四月朔日食○

也先帖木兒軍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

臺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政事

也先帖木

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

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

分干譽乃左遷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既受命關中人涕泣

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

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

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以搠思監為平章

政事○帝如上都○詔天下完城郭彙隄防○

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徽徽帖木兒等

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大名路旱蝗飢民七十餘萬口秋七月徐壽輝兵龍襲杭

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搏霄率兵復

之遂復徽州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

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

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

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

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

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

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

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

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

皆次第以平賊將潘大瀆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

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

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右丞相

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脫脫

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

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脫脫

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蔴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趣還朝。帝

還大都。○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

慶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

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隄。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

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冬十月。霍山崩。前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

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

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

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

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

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

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

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擲思吉之子也。以察罕帖木兒

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

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

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趙均用

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遂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

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

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凡十五年

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為右丞

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

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

因復召用至立分司農司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

是遂拜右丞立分司農司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

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

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

已癸

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
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做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
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
降名教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
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
夏四月帝
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如上都○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

誠王知府李齊死之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

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
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郵
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
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
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
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

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
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齊
泰不花及齊皆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
不負所學云

子赦○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九月朔日食○

帝還大都○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

不受命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

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命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
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
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十二月江
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

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徐壽輝于

蘄水破之

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初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

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

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磔之事

聞贈濬行省檢校哈麻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

授健古田縣尹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

四海不過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

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

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

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大同疫

人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郭子興引兵入滁州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二

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

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江西

湖廣大饑民以疫癘死者無算帝如上都○六月張士誠

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秋八

月帝還大都○九月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

張士誠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

西平六合賊勢大蹙冬十二月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哈

麻並為平章政事○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

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

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相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

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

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

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

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

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闕察兒加太尉雪雪知

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璫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

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

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

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

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

部以聽月闕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

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

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寬徹普化

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

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

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

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

疫民有父子相食者。帝製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二十

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

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

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

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

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

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

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

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

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

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十五年。宋主韓林兒。春正月。以黑廝為平章政

事。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

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教授鄭

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死。遣兵分

宋乙

事○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

威順王今其子

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

教授鄭

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死。

教授鄭

咍請正國俗不報。咍以大幹耳朶儒學教官。言蒙古

遣兵分

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

遣兵分

戌河南諸路。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

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

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

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

未畢。嗷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

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為

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揚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

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官材。建官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

相。為丞。以達識帖睦爾為平章政事。○三月。徐壽

輝兵破襄陽。○竄脫脫于雲南。

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

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

奴。蘭州。仍籍其貲產。○夏。四月。以

定住為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桑哥失里為平

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

哈麻為相。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

歸其兄弟矣。五月。詔削太不花官爵。命答失八都魯

總其兵。

太不花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

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倪文

俊復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元自朔漠入主

中國。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眾。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

太祖皇帝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

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

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

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

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

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

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

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

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秋。七月。元遣使

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刺班等

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

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

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元以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

相。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

相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粥爵。惟視貨之重輕為

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九月。元以紐的該為平章政事。○冬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

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

走安豐。答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

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元

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走安豐。元

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 初。脫脫知府高惠欲以

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使賜之鳩。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元置大

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

景。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荆州大水

荆州大水

十六年春正月元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

進西僧為恥。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
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
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
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
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
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
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
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毋入

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弟
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命出征
自效。既而省且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
雪肇州。比行。皆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資以
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啓
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
由於不軌。以**薊州地震**。凡十。天完主徐壽輝據漢

陽○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

遂陷湖州。松江。

謂士誠有降意。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
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

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刺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三月我

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諸軍水陸並進。

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于兵。

大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

方國珍降于元。命為海道國璋。衢州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夏四月。元以搠

思監為左丞相。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

云。李生黃瓜。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民皆無家。

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政事左荅納失里戰

死。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迺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

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遁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

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迺遁。八月彗星見。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

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

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

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窮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

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什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

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韉。革。廩。敗弓之筋。皆盡。而後棘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

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齎。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汴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之。李

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朝廷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為三月我

太祖兵克常州。遣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

禽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

圍之遂下其城。宋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元遣知樞密

院事不蘭奚等將兵擊之。劉福通將毛貴連破膠萊州。益都般陽諸郡

縣。元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既而

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

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

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

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

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以謂陛下因循

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

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

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

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

自四方有敵。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

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

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

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

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

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

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

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

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

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

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駭駭可畏。不至於亡。吾

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夏

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夏

五月。元以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我

太祖取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

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取江陰徽州池州

皆下六月有龍鬪于樂清江颶風大作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元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八月

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關先

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元鎮守

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元以楊完者為

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

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張

士誠降于元元以為太尉者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

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不

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

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迺不許

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

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

遷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

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

保。而致身之。元命太尉紐的該總諸軍守禦東昌

義為有闕云。初田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我

太祖取揚州。○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

俊。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

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

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冬。十

月。宋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帖

木兒等合兵擊走之。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

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不信圍鳳翔。凡數十重。察

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

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

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十二月。天完將明玉

珍據成都。王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

文俊陷川蜀。令王珍守之。至是。文俊死。河南大饑。○

王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元太尉荅失八都魯卒。以其子孛羅帖木兒為

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

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

州以禦福通。荅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

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

知之。詐為荅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

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元詔左丞字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元翰林學士承旨。

歐陽玄卒。初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

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

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

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

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

戊戌

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

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死。妻蔣氏及

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廷齡。丘魯。許元

琰。秦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多。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

追封幽國公。謚忠宣。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

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

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三月。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

戰死之。初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

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

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

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

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

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史臣曰。搏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吏。

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宋田豐

破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紐的該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走。還京師。

拜中書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宋毛貴破薊州。元

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

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

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大同路夜間空中

有聲。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我

太祖兵取建德路。○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

龍興

時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

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

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

奉其主韓林兒居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居

之。以為都。元削右丞相太不花官爵。尋殺之。以知行

樞密院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嘗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

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太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

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

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

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

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

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

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

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

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

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山東地裂。

○

六月朔日食。○宋將關先生兵破遼州。遂大掠

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

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係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

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詔秋八月。蒙陰

拜察罕帖木兒為左丞。尋進平章政事。縣饑。斗米金一斤。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

以紐的該為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于

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

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

劾之不已。十二月朔日食。我帝終不聽。

太祖取婺州。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寧國歷

徽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

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

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

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

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宋關先生兵破上

都。焚官闕。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

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

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

亂而復。其難矣。夫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

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官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
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
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
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
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官闕。
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
上都官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
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
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
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
觀。不日咸復。詐止上都官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
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

後凡二十餘萬人。太白經天。

十九年春二月元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倚欲

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三
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我

太祖

先是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

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
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
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
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于關為
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
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
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

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夏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

續繼祖執均用殺之。均用既殺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

五月。大蝗。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

之。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

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二。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

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

花的斤曰。汝來誘我。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

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

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

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

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

韓林兒復走安豐。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

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九月。我

太祖兵取衢處州

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

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既亂。江至。皆用之。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

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冬十一月。

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大都有

杜鵑。十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

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秃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天完將陳友諒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

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

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

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

位而已

庚
二十年。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春正月元紐的該

卒。紐的該為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二月元

太平罷。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

不三月。壽見東方。元復以搠思監為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夏五月朔日食。雨雹。漢王陳友

二人之罪居多。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

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

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

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

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

節。既而復還江州。秋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

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初

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讎隙。詔命孛羅帖木兒守

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李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李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為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威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李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李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詔遣參知政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

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二十一年夏四月朔日食。○元以張良弼為陝

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字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

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銜之

秋八月我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

先是友諒

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減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

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元察罕帖木兒

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

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九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魯阿乃下之

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命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

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明玉珍破東川郡。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己功。

縣○冬十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爲平章政事。仍兼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

里皆清。大饑。凡七日。

二十二年春正月。元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

敗之。先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旣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

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二月。彗

星見。未幾。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三月。明玉珍破雲南。

夏五月。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輝。謀

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路。陝西參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

弟明。六月。彗出紫微垣。○田豐殺元平章政事

察罕帖木兒。詔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

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

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

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

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

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

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

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為子也。晏壁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摠忠效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冬十一月。

元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擴廓既領兵討

賊誓必復讎。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十二月。元立塔思帖木

兒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

而還。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

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二十三年。主明王珍天統元吳王張士誠元年。是歲并宋漢凡四國。春正月。明

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二月。擴廓帖木

兒引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

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珍引兵攻殺福通等。遂據其城。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

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達等移師圍廬州。三月。彗見東方。○宋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孛羅帖木兒擊降之。

○夏六月。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擴

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合兵攻貞降之。時陝西行省右丞荅

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貞遂降。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

理立。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

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

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

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

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

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返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

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月。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既而我太祖復進兵圍之。

張士誠自

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

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為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予。東南

海運遂止。於是歲久。十月。山東赤氣千里。○元李羅帖

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李羅帖木兒自

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詔解之。而離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初帝欲以伯撒

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留。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搆思監因誣奏之。安置

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十二月。元黜治書侍御史陳祖仁

為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院

事秃堅帖木兒皆逃

時宦者朴不花索驪內侍太子外結搆思監驕恣不法御

史傳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索驪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

辰甲

二十四年

漢主陳理德壽元年

春正月我

顯片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寺羅帖木兒軍中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

湖廣江西悉平

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

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
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
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
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
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
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
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
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
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
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
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

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
既貴。豈可驕。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

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

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
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
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

法曰。窮寇勿迫。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
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

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
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

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
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

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
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

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
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

者。三月。我

太祖定官制○元削李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

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夏四月。李羅帖木兒舉兵

犯關。殺右丞相搠思監。太子出奔。初搠思監徇

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執。收其黨鍛煉

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

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

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

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誣毀朝政。而

李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

李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李

羅官爵。而奪其兵。李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李

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為。非出帝意。遂令秃堅帖

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

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秃堅兵至

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

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

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加太保。仍

月。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李羅帖木兒復舉

兵犯關。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李羅

帖木兒為右丞相。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

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

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

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大同。而

自率兵與秃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前鋒入居庸關。太

守禦大同。秃堅兵自健德門入。觀元主于延春閣。慟

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扈從太子出
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其寧字羅兵駐健德門外
與老的沙等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元主亦
泣字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字羅又使翰林承旨
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
之遂以字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
的沙為平章政事亮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
布列省臺百司字羅既專國遂誅狎臣亮魯帖木兒等
罷三官不急造作沙汰官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
太子還使至太秋八月朔日食○吳王士誠逐達

識帖睦邇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

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屈死時右丞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請事

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
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勸其
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
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為之請
實授王爵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
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
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
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
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
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為
福建平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
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為差勝云

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三月元

太子大發兵討字羅帖木兒字羅帖木兒幽二

皇后竒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

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李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竒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秃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眾皆以為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水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宮○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存食上國湘漢荆楚川

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簡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能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馬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

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
夏五月，大都兩麓，或曰龍鬚也。命拾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而祀之。

公○秋七月，元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帖木

兒等皆伏誅。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

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秃堅帖木

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元皇后弘吉刺氏崩。○九月，元太子還

大都。元主遣使函孛羅首，往其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為太師，右丞相擴

廓帖木兒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元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

分省。冬，閏十月，元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總

制諸道軍馬。時伯撒里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

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

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元立竒氏爲皇后。改竒氏爲肅良哈氏

二十六年。是歲宋亡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

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元擴廓帖木兒調

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

與良弼連兵拒之。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

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烈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擴廓遣關保

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脫烈伯孔興等皆與良弼合。擴廓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

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

篤刺哈。持詔諭思齊。關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三月。夏

主明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

氏同聽政。夏。四月。我

太祖兵取淮安諸路。高郵府及濠泗。徐。五月。我

太祖求遺書。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

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

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秋七月朔。日食。○八月。

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九月。

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

為平章政事。有星孛于東北。○我

太祖取湖州諸路。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

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帥及甲士

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驥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

龍攻嘉興。冬十二月。我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

元。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

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

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

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

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

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

為官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

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宋主韓林兒卒**

二十七年。夏。主明昇開熙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

鳴。其聲如空。三月。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命有司每歲舉賢

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故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以

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元詔太子各出身有差。

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

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乃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

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九月我

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江。克之。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

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

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

等還冬十月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

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

之。猶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

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

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

其食邑第脫因帖木兒為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

諸軍鎮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

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監答

里統之河北諸軍猶高統之

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我

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

太祖既

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

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

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

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

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

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

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耽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彘

倫瀆亂甚矣夫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

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
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
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
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
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
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
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
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
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
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
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
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
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
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
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
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
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
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
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
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揚我
環率荆湘之眾以取廣西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曆

初太祖以唐宋皆

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
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
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
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湯憲傅巖御史中丞劉基翰

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所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我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方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

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規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廣、鄭、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

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斤，二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請和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為陳有定所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我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

首克沂州，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京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益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

城夜半開建德元。北奔。遇春等。至北河。擒。至。買。的。里。八。刺。而。還。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宗。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官。北。葬。諡。曰。順。帝。而。孫。買。的。里。八。刺。為。宗。禮。侯。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官。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鴨。無。所。籲。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始。分。授。秦。制。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續資治通鑑 目錄第二十六



